國子監志

國子監志卷七十

藝文志四

奏議

附

元

論建學校疏

博果密（原作布呼密）

臣等聞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

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為後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為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起國子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寺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

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七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

晉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猥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臣等恐其不易得也。為今之計，如欲人才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徧立學校，夫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宏闢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

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為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專令曉習字畫。算科則專令熟嫻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為之。俾國子學

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與通。仍以義理為主。有餘力者。聽令學作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令學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乃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終不可

教者三年聽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若得不時奏聞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師者如此未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與左丞王贊善等商議條奏施行臣等不勝至願

元史本傳

請作養人材以宏治道疏　葉李

臣欽覩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尚招致

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材以宏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繫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傜役乞一切蠲免（元史本傳）

國學議　袁桷

成周國學之制略見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以上詳莫得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與太學至後漢為尤盛唐制微附益之

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隳。至於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考。又甚於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或投牒自舉。非側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學教冑子之古意。尚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

為問難以盡其意至於當世之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朝夕誦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萃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脣腐舌敝止於四書之註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

四書。髫齔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溉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

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誚。由國學而化成於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於世哉 清容居士集

乞增廣國學生員狀略 蘇天爵

昔者世祖既定中原。肇新百度知為治必資於賢者。養賢必本於學宮。至元七年。初命中書左丞許衡為國子祭酒。以教公卿大夫之子弟是時學徒未有定額。其後政教既修。學者寖廣迨

至仁宗。增多至四百員、然而近歲以來。員額已滿。至使冑子無從進學。殊非祖宗開設學校、廣育羣材之美意。蘇天爵集

明

論太學疏　李賢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材。胥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繫。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太祖高

皇帝聖神文武平定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道觀未盡興也乃建太學於國都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德尊望重海內所嚮慕士大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為祭酒加以寵榮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諸生如慈母之顧

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

循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頽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為具文。雖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為外物。輕廉恥如錙銖。所習如此。使其人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可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者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為太息者

也。今陛下春秋鼎盛，纘承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歡心，措非當措，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可不慎哉。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為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一佛寺之所費，況佛寺不下百餘，無益於朝廷，太學雖止一處，有益於國家。伏願皇上興廢舉墜，乞敕該部

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士。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凡陋。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天聽。不勝惶汗之至。古穰集

請廣儲書籍議　　邱濬

臣按宋朝以文為治。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

歷世相承。率皆崇尚、屢下詔書。搜訪遺書。或給以賞。或賜以官。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眞宗時。崇文秘閣災、而猶存太清樓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我朝不專設館閣官。凡前代所謂省監。皆歸於翰林院、專設官以司經籍圖書。名曰典籍、凡國家所有古今載籍、皆在所掌。又於國子監設典籍一員。司凡太學

所有經籍及版本之屬。臣考唐人謂人之博學曰行祕書。而宋之評詩者亦曰胸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詩。而書史之有訛舛者。必校正之以監本則此二者。乃自古貯經籍之所我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祕書省祕閣皆不復置。惟於翰林太學置此二員。今翰林院祕藏皆在文淵閣。其典籍固有所職掌。惟兩京太學典籍。幾於虛設。臣聞永樂中。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書

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備書也夫天下書盡歸内府人家所有者蓋亦無多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猶存於此萬一有所疎失則永絶矣可不惜哉今幸國家無事正天子崇儒右文之時忍使古聖賢垂世立教之言載道為治之具傳之千百年者一旦或有意外之變乃至今而盡泯豈不貽千古之永歎哉臣請勅内閣儒臣將兩京文淵閣書籍凡有副本於南京内

閱及南北兩監各分貯一本其無副本者將本書發下兩監敕祭酒司業行取監生鈔錄給與人匠紙筆責令各堂教官校對不限年月陸續付本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永無疎失之虞矣 文莊集

維持風教疏 謝鐸

竊惟人倫風教所先人倫不可以不明也臣願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仕途風教所繫仕途不可以不清也臣願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冗員

風敎之濫冗員不可以不革也臣願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捷徑風敎之羞捷徑不可以不塞也臣願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近覩禮部尚書傅瀚等為地震事題准各該衙門條陳所見臣知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止於此蓋凡政本之蠹蝕官師之黷濫生民之困苦軍士之疲困災害之迭見邊境之失靖是皆宗社安危之所關而朝廷宵旰所急者顧以啓沃論諫各有攸司而出位言高尤在所誅惟是四者關風敎

學校之務也臣雖不才職專學校又豈容終於隱默而不一言之哉用是條列所見輒敢冒昧以陳惟聖明加之意焉天下幸甚斯民幸甚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臣愚竊惟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承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於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屨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於

闕里立廟祀

叔梁紇。而配以顔路曾晳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矣。人倫莫大於君臣。殷之頑民。猶不忘紂。柰何忘君事讐若吳澄者。覥爲有宋之遺臣。覥顔前元之官祿名節掃地。復何言哉。宜律以春秋大義。罷黜從祀。以從茶大夫之列。庶幾不掩其惡。而人心愜服也。此前一事。人雖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事。臣亦嘗言而未蒙俞允。臣非不知重復覼縷言之。誠爲可愧。特以每當奉祠對越之際。輒起

頻顣不安之心心所不安又不得不發之言耳
如蒙聖鑒乞敕禮部翰林院重加考定使祀典
以正人倫以明則所以維持風教者不淺二曰
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臣愚竊惟科貢之設皆
所以羅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也科舉一途雖稱
得人奈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
職分既卑學亦與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
又以外簾之官預定去取或者多為防閑而實
則內外關節相應悉憑指麾而科舉之法日壞

矣臣愚乞敕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取自上裁每布政司特差二員以為主考如往歲諸臣之所建白者庶幾前弊稍革而眞才亦可以漸得矣歲貢一途雖近有之但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聽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之際又聽其自乞願為教職往往名陞考而實則成虛文上下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臣愚乞敕禮部將歲貢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

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內擇其果通三場者方
許陞考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官亦不
至甚濫矣凡此二者掄人情格例未免窒礙難
行臣竊反復思之精與之深如此必得出自宸
斷力加旋斡然後科貢可重仕途可清而所以
維持風教者不外是矣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
之制臣愚竊惟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為
準則者也竊見順天應天實為京府大興宛平
江寧上元四縣皆為附郭見今學校之設惟二

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蓋雖統於所屬轄。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為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今天下附郡縣分。不拘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為增益。上以府縣教授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不多。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稍重矣。臣亦熟知今之為官者。類

喜添設而難於裁減。殊不知增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天下冗員之可減者豈止是哉。四曰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竊惟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猶恐未精。近年以來。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其有資國用之闕。不知得其利者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此豈盛世所宜有哉。往年為因此輩不諳文理。凡撥各衙門寫本者。俱各僱人。今遂

視為定例。致使六科短差。亦以備人艱難為辭。目前流害。其極如此。如蒙省納。乞照內府衙門事例。許令年月相應者送科寫本。亦令掛選出身。庶幾怨嗟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臣固知國家養士不厭其多。但賢關所在。恩倖之濫進。昏眊之雜處。殊亦可憂。然則捷徑之當塞者。又豈止是哉。

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

德報功而埀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

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

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非其人豈惟

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敎為弟
子者莫知所學世敎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
而施及後世其為關繫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
哉邇者言官欲黜
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
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於
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為異同謹
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伏乞皇上丕顯文謨主張
斯道仍下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

永為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為無補也。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
孔子廟庭。蓋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注疏。謂
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
釋奠
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

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祕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

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

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傅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

得免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簒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邱儉文欽起兵討賊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

康。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學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唐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得

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詔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放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

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黜爵罷祀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

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
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
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
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
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

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

今

廟庭從祀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
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

孔子、乃聖門之[illegible]勝、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訛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

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僞。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并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

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説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

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國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

瑗者。抑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與焉。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以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考之禮。有道有德。施教於學者。死則為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於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

子子思孟子配饗坐堂上而顔子之父無繇曾子之父點子思之父鯉皆坐廡下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

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
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
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
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
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
邾國公孟孫氏配饗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
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
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
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

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珣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己。俱有稱述。臣愚乞將

永年伯程珣。獻靖公朱松。從祀

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篁墩集

龜山先生從祀議　程敏政

謹案諸儒從祀於

孔門者。必有功於斯道乃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要必取證於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龜山楊氏行狀墓誌碑文。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溫然無疾言遽色。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

孔孟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

而已。蓋龜山一傳為豫章羅氏。再傳為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為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張氏上泝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傳悉本伊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宣之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於配饗。位次孟子。而頒其新經以取士。士尊王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

孔子。誦新經為聖言。不復知有古訓。僭聖叛經。凡數

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配饗不令廁
宣聖之廟廷廢其新經不令惑學者之心術又請罷
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竄權臣以正
邦憲培主德以崇治本竑議讜言雖不盡用然
使天下人知邪說之當息詖行之當距淫詞之
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出
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
謂龜山之出惟胡文定公之言最公曰當時若
聽用決須救得一半而文定亦曰蔡氏焉能浼

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山偭洛學黨禁之餘。指示學者以大本所在。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則見於何鎬之書。朱子於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則見於西銘之跋。要之無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按元史至正二十一年。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峯蔡氏。西山眞氏。俱加

封爵列於從祀以世變不及徧行天下此殆近於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講於龜山若文定私淑於龜山若朱張咸在侑食而近私淑於朱子若蔡眞遠私淑於朱子若許吳亦在侑食獨其師有傳道衛道之功可以繼往開來抑邪與正者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為闕典考大儒之定論參前代之故實仲弟子從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山躋於從祀宜合公論謹議同上

聖駕臨幸太學表　林文俊

伏以典禮更新。百代仰大君之有作。辟雍臨幸。四方占泰運之方隆。載舉曠儀。聿光舊典。歡均朝野。慶洽天人。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德與日新。彝倫敘而五典以惇。禮樂興而百度咸正。況茲首善。尤在畱神。默契聖心。大袪俗見。謂孔子稱王本非禮。宜正先師之名。陋元人塑像為不經。特遵皇祖之制。別祠

啓聖聿明父子之倫配食先賢特去公侯之號禮無
僭瀆道益尊崇頒茲典之鼎新煩至尊以貴重
當薄海同文之日適踐阼一紀之初乃涓今辰
爰修盛事六龍捧御遠戾止於膠庠萬乘執圭
親釋奠於
先聖崇儒重道稽古諏經喜溢章縫光流簡冊執豆
籩以奔走乃有三氏之子孫圜橋門而聽觀奚
止六館之英俊瞻威顏於咫尺奉法語之丁寧
建皇極以敷言斯其至矣觀人文以成化是之

謂乎。臣等職忝師儒。躬逢盛美。幸睹大人之虎變。願先多士以駿奔。賜坐而講易書。覺叨榮之已過。敎人必先忠孝。誓圖報於將來。伏願配乎天。配乎地。皇朝綿一統之圖。作之君。作之師。天子介萬年之壽。

途中申明學規事　　湛若水

臣聞太學賢關之地。祭酒風敎之首。茍非德行道藝卓為儒宗。則無以造就賢才。以輔聖治。頋臣何人。何以堪此。拜命以來。夙夜兢惕。懼不克

稱以負大戾茫乎若涉淵水罔知津涯悵乎若適遠道罔知要路且行且思求得其道及取監誌反覆讀之乃見聖祖神宗睿諭良規浩浩乎其渾然示人約矣秩秩乎其燦然示人博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以言乎教學之事備矣諸所見行有不容贅至於聖諭淵深不無未發之蘊良規寖久容有玩弛之虞臣伏睹求言之詔敢陳一得之愚謹條六事上聞一曰推聖學以明道術臣伏睹

洪武十五年二月。聖祖敕諭國學師徒。有曰古今賢能。首以學為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斯二事既行。則善名於兩間矣。臣仰見聖祖之

學。與堯舜之精一。

孔子之博約。傅說告高宗學古知行之說。異世同符。蓋學也者。知也。操持也者。行也。知以覺之。行以恆之。聖學無餘蘊矣。又本年六月新建國學成。敕太學生有曰。致師於是來生徒以受業。期在育君子。必履

仲尼之道。以助後嗣共安天下蒼生。今師徒皆至。若不教以學道之志。明以亂常之憲。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臣又仰見大哉皇言。實開一代道學之源。而太宗文皇帝幸學敕諭。亦稱太祖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臣竊惟聖祖之所謂道學者。其志在於謙柔恭謹。其道在於明倫理物。其實在於孝弟忠信。其用在於開物成務。其蘊在於聖經賢傳。其踐履在於誠敬篤實。由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平易明白。

非有索隱行怪。高遠難稽。離於日用之常以為道也。近時士異其習。道德不一。而風俗不同。辭華之士。類皆守禮之人。雖有後輩萌蘖之時生。不能勝夫風雨之摧折。殊不知祖宗之重道學如此。蓋遠宗先王。非道不學。非道不用之盛心也。臣今論學。或恐無徵不信。請得以同司業。率監丞博士六堂教官。令諸生欽服聖訓。以道學為標的。以知行為工夫。以文藝為華彩。以事業為結果。如樹木之有根本。而華實乃成。則所養

所用皆君子。賢才昌而天下安矣。一曰示大公以孚生徒。臣伏睹正統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英宗皇帝敕諭北京國子監祭酒有曰。南北諸生貧富不齊。入監或一月、或數月、或一年二年。即得撥諸司辦事。亦有遂出身者、利之能移人也。有坐監十餘年。貧不得出身、使之艱難嗟怨。其奚忍乎。又與諸司交通。凡辦事者一人有缺、干求撥補。簡帖動致一二十紙、有勢力者終得之。借曰為勢所逼。何不執以奏、師之所行如此、何

以表勵學者。又曰撥歷事者。必依資次。不許挽越。辦事者。亦須公當。不許徇私。但有私相囑託。輒便聽從不奏聞者。必罪不恕。臣謹因聖諭而推之。撥歷一事。為務甚小。似無關於師道。而師道之行不行。於此焉繫。夫師道之不行。由於生徒心志之不孚。奔競之不息。夫心志不孚。則言語不信。言語不信。則教訓不行。奔競不息。則禮讓不興。禮讓不興。則教化不浹。二者師道之疚也。其故由於祭酒撥歷自專。而未嘗示以大公

之法也故人得以私干之士得以私疑之此心志不孚奔競之所由起也臣請於撥歷之時祭酒同司業召監丞博士六堂教官會集公所公同序撥先於諸生到監之日不徒序於壁而祭酒司業以至六堂教官又人各書簿以憑至之日序撥如有請託干求者各官密書於各簿本名下監丞又明書於紀過之簿以為罰甚則欽依敕諭執奏是所謂示以大公之法也如此則心志孚奔競息而教化行矣一曰立鄰朋以勵

德業。臣竊惟生員坐堂講書。有相親薰陶之義。已有定規。退或放逸。常情有所不免。且又欲於各生居同號舍者。簽立比鄰。十人為朋。置為簿籍。必使退堂之後。出入相友。德業相師。作事相法。容止相觀。進退相度。疾病相恤。有無相濟。過失相規。一人過惡發露。九人連坐罰跪。一人為善卓異。九人連賞。如此則進有公堂。退有私居。無非漸摩夾持之益。若久行之。士習當有變化

一曰。視生徒以恤病苦。臣伏睹洪武十八年。我

聖祖頒降敕諭內一款餓死生員其罪當坐親
教之師金文徵誣言祭酒餓死監生祭酒本挺
大綱生員有疾親教之師必當存問飲食必書
於簿疾重者以文上告藥餌尤經有司失於存
問飲食藥餌不節或有傷生者罪坐親教臣仰
見聖祖愛養諸生之盛典而尤欲寬貸崇重祭
酒之盛心也竊惟民胞物與痛癢相關況祭酒
於諸生恩義兼重豈敢托於不知故公堂坐受
請問跪拜義分之嚴也退而開諭委曲疾病存

問。恩禮之盡也。二者竝行而不悖。然後師徒交孚。而教訓可行。臣欲欽依聖諭。生員有疾。令親教先往問之。甚則司業祭酒當臨視之。軫其飲食。節其醫藥。不幸而死。則臨斂之。如例給具。若親教不往。而祭酒聞知。亦當率先自往。以愧其心。不嫌於違道干譽。一曰慎升第以立勸懲。臣伏睹洪武十六年。學規內一款。定生員三等高下。定六堂師範高下。又曰。凡生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

暢者。許陞修道誠心堂、坐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陞率性堂、又以坐堂實日多寡而陞。外此又有積分之法。至為精密。臣竊惟為師長者。所以激勵人心鼓舞士風。不可無進退抑揚。以寓勸懲。此聖祖所以立三等之法也。近來雖有季考。專以文藝。而勤惰賢愚。混而不分。臣欲於已撥六堂者。雖不能一旦更張。而於諸生。或季考其文藝、以驗其心之精粗。或於其坐堂疎數、以察其學之勤惰。或廉其行義。觀其

勤止。聽其講論。以定其人之賢否而進陞之。其上等者。堂長友長侍直有缺。亦同司業博士六堂教官公推遷之。而其撥歷遲速。一依序壁先後次序。如此則聖祖之良規不廢。而人心亦可勸懲。士風庶乎可鼓動矣。一曰署長才以備器使。臣竊謂

孔門之教。同志於仁。四科之賢。因性成就。故宋儒胡瑗授教。亦分經義治事齋。隨其材而造之也。其教之必以德行道藝為本。不必悖時反古。舉業

德行合為一事凡其讀書作文就宜收斂隨處體認不至喪志以此立心涵養德性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出之於言詞皆是一貫此所謂二業合一之說也及其成也人各有長如四科之品其法每三歲各學之長副會府州縣之正官即其所長而考核之為二等之法曰德行材能其事某事如德行則指為孝弟忠信之實材能則別其水利兵農之長署於各名之下如今內外官府考語之制以上於提學提學官又集

一等之長而考核之各署其德行材能如各學之制及有中舉歲貢即以所署名下行能連逮於禮部禮部以下兩監其舉人監生之在兩監一年者祭酒司業據提學之所署又會監丞六堂之官而考核之各署其德行材能與監學應者隨其材德而器用之不以枉其實雖終身遷秩而所署隨之如脚色之制署不尚實賄而容私後有敗露者坐其署主若所署有功德顯卓者亦連賞之如是則所用必所養所養必所用

用得其賢。賢得其用。此不違今日科舉之制而兼德行道藝之教。不違今日考察之法而寓鄉舉里選之意。異時稍漸復古亦擴充此意而盡之。如此則賢才自興。善政自舉。風俗自淳。其視時之徒以舉業進身。既入仕途無所用之。判為二段。殊昧祖宗立法之意者。其為得失大有徑庭矣。本集

選師儒以敦教化疏　謝存儒

臣聞國家之休戚。由風俗之盛衰。風俗之盛衰。

關學校之崇替。故古之明君。知其弊之所由。振其機括以轉移之。則俗尚正而治功可舉矣。臣竊見數年之間。上下臣僚。廉恥道衰。名節不立。以全身保位為賢。以竭忠盡節為愚。以峻刻集事為才。以犖拳曲跽為恭。假公平而飾詐。緣義類而徇私。祕貪奸以示廉。藉威權而毒衆。賄賂交通於豪門。虛偽矯罔於君上。捷給者與之為能。端莊者嫉之為僻。禮義銷亡。風俗頹敝。長此不革。國何以昌。凡此皆今日學校之政不修。道

義之實不著也夫太學者乃天下首善之地而風俗之所由興近世師儒儀範不立開導無方惟知句校簿書不復精專道藝考課業仍其抄錄計積分准其班資監生則苟度歲時遊玩博奕其幸而以學業自勤者則又揣摩剽竊以應時用辟裂輕豔理義支離不過假此以階顯榮其立身行政曾未推行夫古之為學也將以正其性明其經術而成其材能以待舉任於上也故當其時為士者以廉恥節義自著禮遜公正

自植或臨危濱死甘蹈其節而不悔者蓋其學術素明而不疑亂於利害之私也今幸聖明燭知其習俗之弊特命憲臣嚴加考選以新厥服此正善惡邪正之幾安危治亂之由也臣愚以為宜因品擇之餘敷求碩儒闡明正學開以仁義禮樂之實勵以忠節廉恥之道以成周敬人之法為課習登進之規必經明行修材能可任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或參以宋儒胡瑗教學蘇湖則程立經義時務二齋使各以其性

之相近俾人人勉修學業朝夕講明月朔則稽其勤惰召而教之歲終則大會僚屬考其學行之修明者獎勸激勵之否則切責之三歲則論其賢者能者於朝以備任使學荒行虧者則罷歸而斥之從役又以其法頒之天下使督學憲臣一以是為規則勿得即其浮詞而信其實行有經術疏通而蔑棄禮義者則罷斥之不齒其行檢端莊而學術疎淺者少待再校而論致太學以別識其任其分教天下須擇學術通明性

行端潔者以典領之不使老鈍無恥者得參雜於其間以壞士習如此則風俗自正而人勉於士君子之行平居則有羔羊正直之節立朝則有正色犯顏之風臨難則有仗節死義之士禮義興行而民俗丕變太平之風實由此基之也

經世編

乞定眞儒從祀疏　　魏時亮

欽惟國家道化旁洽迄今逾二百年士之生於其間導道遵路淪肌浹髓固無非間出之英若

求其足以克光昭代。無忝人文在

孔門則師心顏孟之傳。在宋代可屈指周程之列。實亦不數人耳。是數人者、天實生之所以助我國家之元化。我明得之足以追蹤前代之眞儒。又今沒世既久。聲實既孚。遭逢明聖。苟不一爲甄進表揚。卒使聖門乏昭代之賢。而國家虛崇尚之典。凡侑坐俎豆者。徒以前代稱盛焉。則聖朝道化隱而不彰。萬世人心將有不滿於今日者矣。蓋我皇上當重熙累洽之後。值聖作物覩之

初。先朝所未舉者。既有待於此時。而新政所崇尚者。又有關於風教。恭覩英廟新政。命舉宋儒胡瑗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庭。孝宗皇帝初年。亦特命考正廟庭從祀。逮我先皇帝迺復進歐陽修等數人。無非以重道崇儒。帝王首務。然皆不及我朝者。固先後儒臣。沒俱未遠。而先皇帝復有少俟將來之旨。正留待陛下以光今日之新政耳。臣愚伏考理學名臣。名姓甚多。均可師法若求其學有

眞得如臣所謂師心顏孟屈指周程者惟三人為最著耳臣伏見河東薛瑄餘姚王守仁近該言官題請從祀該禮部覆議薛瑄則曰勵志聖賢之學修為多實踐之功潛心濂洛之傳造詣得精微之蘊意雖不專於著述而片言隻簡動示楷模心雖不繫於事功而偉節恢猷皆可師法實稟乾坤之間氣足稱昭代之眞儒至於王守仁則曰質本超凡理由妙悟學以致良知為本獨觀性命之原教以勤講習為先善發聖賢

之旨。當時親炙者咸樂依歸。迨今私淑者莫不尊信。是亦百年之豪傑一代之儒宗也。審如是則二臣顯昭代之人文。眞聖門之羽翼。可以並列宋儒。從祀

孔廟。蓋無疑矣。獨有生於薛瑄之後。而崛起守仁之先者。臣又得一人焉。臣愚謹案嶺海陳獻章志聖學於壯年。會心體於自得。舞雩默契。見勿忘勿助之眞。萬古日星。沛仁義江河之用。學已進於至樂。誠已足以動人。故充養完粹。來彭韶之

薦章忠孝具陳動憲皇之親覽羅倫定交賀欽師事在姜麟則稱為活孟子在章懋則稱為第一流迺若去支離而全不測之虛靈即日用而見鳶魚之飛躍尤能迴邁與鄒追蹤濂溪是以風動廣南師範天下有臣如此與薛瑄王守仁後先相望矣信名世之大賢理學之深造聖明涵濡之功至此可為甚盛而上天生材之美至此可為獨優矣迺今薛瑄王守仁伏蒙聖旨欽依下詹事府等衙門會議逮今數月回奏未聞

豈皇上崇儒之盛美可虛而二儒心得之眞傳
可泯耶夫薛瑄已經昔時公議一考可知若王
守仁者破除俗學獨契本眞悟
孔氏之微言發後賢之未發良知與性善同功求仁
與萬物爲體雖其少年之豪邁有聞要以橫渠
之臯比勇撤而顧可終掩之哉至於學守仁者
之謬則固非守仁之過矣顧道旁之舍成之則
難衆言之淆宜折諸聖伏乞催集公議取自聖
裁但宜專責詹事府總集多官之論彙爲一帙

進覽然後議事有綱復奏有日至於陳獻章則素行毫無可訾而所學純乎自得仍乞敕令併將獻章學行撰擬以聞昔學士何文淵編修某某等撰擬大儒之學至今與大儒名論並傳彼宋末陳光之禁萬世罪之於晦庵元定何與焉故由今之世雖間有口談儒學而行不掩言者然不可舉一廢百而盡疵天下之正學也又不可由今議昔而並棄已往之真儒也昔人謂讀書未到康成未敢高議漢儒若知道學聖儒者

茍非身與頡頏實難評議鄒智有言曰乾坤雖執

仲尼權便敢刪從己酉年蓋謂獻章之詩無敢輕議刪定而況三儒之學又誰敢輕意軒輊其間乎倘蒙皇上軫念古今眞儒難得此三儒者實萬世光我國家人文之會務速集朝議斷自聖心早正從祀之規大慰明時之望則上可彰道化之隆下可開來學之盛前可紹往古之追崇近可成聖朝之盛典而天下萬世人心鮮有不心

悅而誠服者矣（明奏疏類抄）